

第五十二回 鬧新房靈機生雅謔 排喜宴卯酒薦辛盤

話說諸同年正在新房中說笑。只見李墨卿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眾人起身讓座。文卿道：「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墨卿道：「候那邊散了酒席，我就趕來的，並未耽擱。」文卿扯他坐下，敬他一大杯。竹林道：「我見墨卿，想起一個笑話來，說給你們聽聽。」眾人道：「請教。」

竹林道：「海裡有條大鯪魚，成了精，興風作浪，損壞許多海船。龍王知道，帶領蝦兵蟹將去拿他，費了無限氣力，才將他捉住。龍君奏凱回來，犒勞兵丁，封賞將士，先是烏魚上前，龍君道：『很好，看你鐵盔鐵甲，勇力過人，頭上還有七星，封你鐵甲將軍。』烏魚謝恩。白魚上殿，龍王道：『更好，你銀盔銀鎧，寶氣珠光，美麗異常，尤為可愛，就封你伯爵。』白魚拜畢，鯪魚又來。龍王道：『鯪魚帶子跳龍門，是一員大將，就賞你子爵，鎮守龍門。』鯪魚謝了才下去，只見王八慢慢爬了上來。

龍君道：『你來幹什麼？』王八說：『也來請個封典，光輝光輝，免得人欺負。』龍君道：『你這怪物，還想封贈，也不合配。』王八道：『為什麼不配？錦衣榮龜，最有體面的。』龍君道：『胡說不通，快攆出去！』王八還不肯走，侍衛下來攆他，誰知龜力大似山力，那裡扳得他動？龍君大怒，吩咐取箭射他，左右得旨，亂箭射來，王八頭腦上中了兩箭，他倒得意洋洋的出去。眾人道：『叫你不必進去，那有封典到你？』王八說：『怎麼沒有封？我也沾個光，弄枝雙眼花翎去戴戴。』眾人哄然大笑。

墨卿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要打趣多少人！」文卿道：「戴翎子的也不少，你不可得罪別人。」竹林道：「你要挑唆？你再聽清了，我說的是雙眼花翎，此地只有兩枝。這笑話要在正廳上說，就得罪人多了。」墨卿道：「文卿，你還記得王八年兄那個笑話？」

文卿微笑，對他使眼色。柏華道：「你們大家喝一杯，我也講一個笑話。」文卿道：「免勞照顧。諒你沒有好話講。」眾人要聽笑話，忙吃了酒，催促他說。柏華說道：「有個大帥，最懼內——」文卿道：「你們講來講去，總有一個題目。」柏華笑道：「自然本地風光。」眾人大笑。

柏華道：「這大帥南征北討，英勇非常，但見了老婆，就嚇軟了，跪地板，舐腳丫，這些差使，也當夠下。實在沒有法子，就想聚集眾將，要商議個主見，回去制服老婆。對眾將說道：『本帥懼內，罪都受足了，溫柔鄉好似活地獄，竟成了個怕老婆都元帥，這樣日子怎樣過呢，意思要請諸位將軍，助我一臂，同去將那潑婦照軍法從事，方快我心；如能僥倖成功，本帥自有重賞。』諸將道：『願隨大元帥效死，捨命向前。』大帥大喜，穿了戎裝，排齊隊伍，搖旗吶喊的殺了回來。大帥當先，惡狠狠提刀進房，他老婆聽見，站起身來喝道：『幹什麼？』大帥滿身發抖，忙跪下來道：『請太太閱兵。』」

眾人笑得打跌。椿榮道：「跪地板還罷了，舐腳丫，倒教文卿為難呢。」文卿道：「嚼你的舌頭，你是舐慣的。」大家談談說說，直飲到三更才散。臨別柏華還笑道：「秀卿是戰場上個老手，文卿今夜要殺得大敗虧輸。」文卿道：「胡說！」就進了洞房坐下。紫雲送茶，綠雲裝煙，文卿左顧右盼，目不暇給。紫雲就替寶珠卸了妝。

文卿吩咐侍女退出去，自己起身，走到寶珠身邊，勾住香肩道：「今日可被我想著了。」又笑嘻嘻道：「你也同我講幾句知心話兒。」就取一杯茶，送到寶珠唇邊。寶珠低著頭，讓了開去。文卿笑道：「到如今還害羞麼？」將寶珠抱了過來。寶珠體弱力微，掙扎不得，被他一把扯到懷裡，膝上坐下，不住的親嘴度足，鬧個不清，寶珠只是不理。

文卿就將他拖入繡幃，蘭桂芬芳，蕩人心魄，羅襦乍解，麝香四流，壁合珠聯，鸞顛鳳倒，真是閨房之樂，有過於畫眉者。寶珠的愁思，怕的風和雨，文卿的情興，偏施雨和風。一點花心，被文卿採戰不休，寶珠只得咬齒忍受，雲情雨意，初未知也。少刻，雲收雨散，文卿看白綾帕上，浸了幾點花，心滿意足。

二人交項而眠，直到紅日射窗才起。文卿還坐著不動，賞鑒新人梳妝，見寶珠側媚旁妍，顰眉淺笑，較卻扇之夕初見時尤媚絕也。越看越愛，若有萬種恩情，千般恩愛，仙郎玉女，才子佳人，占盡人間香福矣。

許夫人請了李榮書的夫人，桂柏華的夫人，李墨卿的夫人松大姑奶奶，請女客來陪新，吃扶頭卯酒。

再說寶林因婆婆來知會，不得不去，早上起來梳妝，彩雲等在房伺候。墨卿走到妝台前坐下，笑道：「不知二妹心裡此刻怎樣？昨晚我見他那光景，滿面愁容，很不自在。」寶林道：「也不能怪他，實在難以為情。」墨卿道：「夜裡就樂了。」寶林冷笑道：「虧你做姐夫的說出這種話來，還是表兄呢！不日你妹子也嫁他老二，等到回門，你可以去問他樂不樂。」彩雲等微笑，擠眉弄眼的羞他。墨卿碰了一個大釘子，出房去了。

寶林妝罷更衣，打扮得十分香豔，帶了彩雲、彩霞，同六個侍女四名僕婦。此時天氣寒冷，彩雲見天陰陰的，恐怕下雪，包了幾件大毛衣服，一個錦篋，裝些花朵脂粉之類。松筠撥了一個營員騎頂馬，八名家人騎跟班馬。寶林辭過夫人，到垂花門上車，另有車道，才出大廳，家人上馬，後隨八輛大鞍車，坐了群婢，雕輪繡轎，似流水一般的到了許府，眾女客亦已到齊。

許夫人聞報，接了下來，僕婢扶著寶林進來，蓮步輕移，香風已到。許夫人一見，真是嫦娥離月殿，仙女下瑤池，走上台階，許夫人笑面相迎，一把挽住了手。眾夫人出座迎接，寶林有意無意，略略照應。家人傭婦，鋪下紅氈，請許夫人拜見。許夫人那裡肯受？謙之再三，寶林拜，許夫人答拜。寶林先見了李夫人，才與眾客相見，不過代理不理，淡淡招呼。然後請出寶珠來見禮，又與各位夫人對拜了。

彩雲等見夫人、寶珠等，皆叩頭賀喜，一個個珠翠盈頭，五彩炫耀，把個女廳擠得滿滿的。階下鼓樂喧天，笙歌遍地。新人正席居中，兩旁分了十二席，許夫人定席，定要李夫人首席，李夫人笑道：「親母怎麼將家裡人當做客來？自然先盡外客。」

許夫人笑道：「不是這等講來，一來親母年尊，是個長輩，二來又是個新親，首席是一定無疑的。況且親母坐在下面，教大姑奶奶怎麼坐呢？」李夫人道：「小孩子家更不能僭越。」謙了一會，李夫人又讓眾客。

桂柏華的夫人道：「敘齒也是你老人家坐，我們不但不僭你老人家，就連大姑奶奶，我們也不敢僭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太太這就太謙了，小輩也同他拘禮。」桂夫人道：「伯母大人這話差了，敘起年誼來，我們不是平輩麼？」許夫人定扯了李夫人首席，西邊首席讓桂夫人。桂夫人還同寶林謙，寶林說：「婆婆在此，不好抗禮。」就在東邊第二席坐了首座，其餘敘次坐定。

許夫人各處送酒，見媳婦這般天姿國色，美麗如仙，比當日未改妝時標緻百倍，心中歡喜已極。再看看寶林，真是那第一等人物。

嫩動人，猶如兩朵鮮花，爭奇吐豔。但看寶林眉目間暈幾分殺氣，雖然婉而多姿，卻是凜乎難犯。李夫人已是個中年人，卻骨格風華，儀容嫺雅，穿衣打扮，還同少年人一般，英明爽辣的光景。桂夫人同眾女客，都是體態端莊，姿容秀美。

酒過三巡，李夫人道：「我想親母有天大福分，二位少爺已成了名，三位小姐，個個美麗幽嫺，只怕你老人家是王母下凡，天仙降世，所以有這些仙郎仙女跟了下來。我們雖非瑤池會上人，今日也就沾了多少光兒。」許夫人笑道：「親母過譽了，我那裡及得親母？大少爺二十歲年紀，已封了爵位，二少爺又是個詞林。這位二東牀還是垂髫之年，倒開過坊了，只有我們孩子配不上。」

李夫人欣欣的笑起來道：「親母說那裡話，倒是我的孩子配不上我這個外甥。自小我們姑老爺，就慣得不得了，我們姑太太，更不必講了，雖不是他親生的，這兩個女孩子比兒子要緊百倍，替他改了妝，連腳都捨不得替他裹，還虧孩子要好，背地裡把腳裹小了，不然如今就為難呢。再美貌些也遮不得這醜。偏偏後來又作了官，一點委屈都沒受過，孩子脾氣慣成了，總求親母，各事海涵。」

許夫人笑道：「我這個媳婦也非尋常，走遍天下難選第二個，不用說品貌才情，是我們久已愛慕，單講一件，未曾過門，就先替我家爭個世爵，不但小兒沾光，我家世世代代，誰不受他的惠？就講這件陪奩，是天下沒有的，從古至今，也不曾見過。我們方自慶有福，親母倒說出這種謙詞。」寶林道：「我妹子的性氣不好，都要太親母教導，妹夫包容。」

許夫人道：「大姑奶奶，只管放心，小兒同令妹幾年交情，可稱莫逆，彼此都知道情性，沒有個不合式的。況他這妻子，也是心愛的，還敢給他受委屈嗎？至於我，更不必慮，我見他飯都要多吃兩碗，莫說他做我的媳婦，就教我給他做媳婦，我也願意。」說罷，自己先笑，眾女客也都哄然。李夫人道：「親母過於言重了，不折壞孩子嗎？」

椿榮的夫人道：「怪不得伯母喜歡，這位令媳，不知怎樣修來的？大老爺最不服人，講到令媳，真是五體投地，晚間無事，弟兄兩個談起津津有味，好象說鼓兒詞的話……」話猶未說完，掩著口笑，桂夫人對他使個眼色。新人坐了一坐，早已告退。這邊眾女客，講得好不投機。彩雲等另有下席，到坐了幾十桌。正席上聽了幾句戲，放了賞散席。有些女客隨寶林進房，同他妹子講了好一會的話，候李夫人去了，也就告辭，帶了一群丫環僕婦，登車而去，許夫人一一相送。

三朝松府請回門，也請了李夫人、桂夫人許多女客。且說寶珠晨起梳妝，要想早早回家，不知文卿什麼意思，有些不願意，裝模作樣的不肯動身。寶珠拗他不過，心裡甚不歡喜。直挨午正，才排齊全副執事出門，松府已請過三次。二人上轎回來，行了禮，文卿被墨卿、松筠請上前廳。

寶珠進房，拉著夫人一隻手，不由的珠淚交流，夫人自然也哭了，問他又不肯說。寶林倒看出妹子光景來，不好說破，只得勸慰幾句。上過酒席，文卿就要同回，著人進去催促幾次，寶珠只是戀戀的，不敢開口。夫人大為不悅，道：「時刻尚早，急得什麼？」教人出來說：「太太留二小姐談談呢。」文卿竟不奉命，且出惡聲，仍然來催迫，夫人還不肯放。寶林也問過彩雲底細，早晨情形已知道清楚，就來勸道：「娘讓妹子早些回去也好，今日人稠眾廣，忙忙的不好談心，不如早早放他回家，明天謝酒，教他早早回來就是了。」夫人未嘗不明白，長歎一聲，點了頭。

文卿進來辭行，寶珠含珠淚登輿而去。次日謝酒，也來得早，去得早，夫人無可如何。許府請會親，夫人也不肯去。從此文卿待寶珠，暴戾非常，寶珠暗中時常掉淚，當面俯眉承接，曲意逢迎。要說文卿不喜歡寶珠，不必這等朝思暮想，事為何才到手，又鬧起脾氣來？一則文卿本是公子性兒，二則其中也有個緣故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況文卿是個狀元之才，自有一番作用，旁人也猜不出來。許夫人待媳婦是好極了，比待兒女還高百倍，千般體恤，萬種愛憐，連飲食寒暖，都照應到了，真是含在口裡也不好，拿在手裡也不好，一點規矩沒有，見面就同媳婦鬧笑話，引他開心。小姑之中，卻還相得，銀屏尤其相愛。

寶珠本來品格溫和，性情柔軟，兼之聰明不露，皮裡陽秋，貌若真誠，心懷權詐，出言行事，處處可人，合家都同他說得來，贊他一點脾氣沒有，不象個掌兵權做顯官的人。文卿得了一妻三妾，心滿意足，樂不可言。日間作賦吟詩，晚間圍爐飲酒，溫柔鄉無限風情，享盡閨房之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